

文平印社

MEHRING

雪峯記苦

1929

水沫多店版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8

論評學文

著 格 林 梅

譯 峯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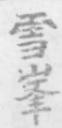
店 書 沫 水

一九二九年九月初版

1—1500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8

學評論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原著者 梅林格
翻譯者 雪峯
發行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水沫書店
公益坊內

譯者小記

這名作「文學評論」的一書，是從日本川口浩所譯的著者底文藝評論集「世界文學與無產階級」中，選譯所成的。譯者敢于選譯，是因為我國一般人對於外國文學很生疏，而原文也都是文藝時評，譯者以為把對於我們很隔膜的，或個人以為過於瑣碎的東西略去不譯，也會得讀者們底原諒的緣故。並且我所據的日譯本，也是日譯者參考了和他底譯本同書名，內容也大抵相同的俄譯本，編纂者於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所經營的週刊雜誌「新時代」上發表的散篇文藝評論文而成，並非前後連貫不能有

所取捨的。但爲保存原譯本底完善的編纂的順序和體裁（原譯本很依據了俄譯本）起見，略去未譯的並不多。

著者弗蘭茨·梅林格（Franz Mehring，一八四六——一九一九）——是德意志極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生底活動，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展開，貢獻極大。他底活動是涉及政治，文學，歷史，哲學各方面的，而就中以歷史底研究爲最。主要著作有「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史」，「德意志史」，「卡爾·馬克思傳」，「關於史的唯物論」等，及關於文藝的「萊心傳說」，「美學的散步」，「文學史的散步」等。——於文藝批評方面的他底活動，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史上，居了重要的地位的；他所遺下的這方面的著作，便很爲人們所引用。

本書多是作家論和作品論，關於藝術一般的他底意見，只能看見很少，如

果要比較完全地知道他底意見，大約非讀他底「萊心傳說」及「美學的散步」不可。（本叢書第七編「文藝批評論」第五章，略有講到他，希讀者參看。）但單讀了現在譯的這一本，也已足以知道著者是有對於藝術的深刻明切的理解，並純粹地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的。這兩點正是新批評家所絲毫不能缺少，同時却又是很困難的事。所以就是這一本，也有我們應該學得的許多東西的。

一九二九，八，二十四，譯者。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1) 藝術論	魯蒲力汗諾夫著 （即出）
(2) 藝術與社會生活	蒲力汗諾夫著 雪峰譯 五角五分
(3) 新藝術論	蘇波格達諾夫著 雪峰譯 三角
(4) 藝術之社會的基礎	盧那卡爾斯基著 雪峰譯 七角
(5) 藝術與文學	蒲力汗諾夫著 雪峰譯 九角
(6) 文藝批評	盧那卡爾斯基著 沈列什耐夫著 雪梅林峯譯著 （即出）
(7) 文藝批評	沈端先譯著 （即出）
(8) 文學評論	林格譯著 五角五分
(9) 蒲力汗諾夫論	亞列弗萊夫著 魯伯修譯 （即出）
(10) 霍善斯坦因論	盧那卡爾斯基著 （即出）
(11) 藝術與革命	馮乃超譯 （即出）
(12) 蘇俄的文藝政策	魯迅譯 （即出）

上海 水沫書店發行

目次 內容

藝術與新興階級 一

萊心，哥特，及席勒 二

一 萊心和資產階級 三

二 萊心和新興階級 三

三 哥特與現代 三

四 席勒與現代 三

社會主義的抒情詩人 四

一 亨利希·海涅 五

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九三
二 費爾迭南特·弗萊里希拉特 七三
三 格奧爾葛·海爾威希 八七

- 一 察理斯·迭更斯 九三
二 弗里特利希·海勃爾 一〇六
三 愛米爾·左拉 一一一
四 雷奧·託爾斯泰 一三三
五 易卜生("Johann Gabriel") 一四七
六 般生("人力以上") 一五三
七 霍普特曼(童話劇「沈鐘」) 一六三

自然主義與新浪漫主義 一七一

藝術與新興階級

在哥達大會的席上，關於對待現代藝術的近代無產階級底態度問題，曾捲起了很長的討論。牠在具體的論點上燃揚起來的一事，是決非失敗的。因為如此，討論是只會愈加活潑，愈加詳細起來的。但是，倘若要從那兒引出正真的結論，那麼人們——不管那贊成與否之如何——確實非拋棄具體的論點不可吧。關於此點，只要確認着在大會上看出意見底完全一致的事實，即在「新世界」上發表的，對於現代藝術，在廣大的黨員們底內部很引起了猛烈的反對的事實，就很夠了。這個反對，對於如此性質的藝術是當然適當的。又關於

編輯局底勤勉和有能，也同樣看見意見底完全一致。

這個事實，對於筆者，以及對於同樣地在藝術領域內長時間地和有着階級意識的勞働者共同地做了工作來的人們，是誰也不驚異的吧。也許有人要用了勞働者——不拘他們底一切經濟的及政治的急進主義——在藝術的問題上所必有的那一看好像保守的的傾向，或道德律的偏愛，以及關於和這些類似的事情的那流行語，使這事實有了理由也未可知。倘若勞働者們對於瑪爾利特小姐底小說或林達維氏底演劇表明着一些興味，那麼這個抗議是對的吧。然而我們，在無論怎樣的勞働者那裏都一點也不能發見這痕跡。豈但如此，勞働者們是，一方面率直地輕蔑着今日資產階級所喜歡的那種藝術，又一方面，常常看見在現代藝術中極可注目的那現象。他們底反對之那般熱情的的激烈，就正說明了這件事。但倘若勞働者們，比之哈爾倍 (Max Halbe) 或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更其要選擇——並非林達維或瑪爾利特——哥特或席勒，那麼論題是即刻帶着完全不同的形相了。

照我們底實際的的觀察看來，這個對立，是在現代藝術具着非常悲觀的的特徵，而反之近代的無產階級却具着非常樂觀的的特徵的一點上。一切的革命的階級都是樂觀的。他們是，像瀕死時的勞特倍爾杜斯(R. J. Rodbertus)曾說過的一樣，在快樂的薔薇色的光輝之中看着未來的。這事，不用說是和無論怎樣的空想主義，都無關係。革命的戰士總以最冷靜的方法評價着鬪爭底機會。而且，他所以是革命的戰士，就只因為他對於能夠把世界推翻的這件事，具着巖石一般堅固的確信的緣故。在這意味上，一切具有階級意義的勞働者，都是樂觀主義者。他充實着喜悅的希望而眺望着未來，從自己的周圍的貧困之中汲取來這個希望。

反之，現代藝術却非常地悲觀的。牠不知道脫離自己所喜歡描寫着的貧困的那出路。牠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所產生出的東西，忠實地反映着不斷的沒落的東西。現代藝術是具有自己底樣式的，並且，只要不是單單的流行品，牠是認真的真真的藝術。牠比之林達維或瑪爾利特是高得多了。但是，在現在的貧困之中只看見貧困的這意味上，牠是完全悲觀的。現代藝術所完全缺乏的東西，是那歡喜的鬪爭要素——這對於具有階級意識的勞働者是生命中的生命。

這個，例如在霍普特曼底「織工」之中，是彷彿被表現着。或者已被表現着的，但忽然被否認得乾乾淨淨了。霍普特曼是，像他一向以來常常如此的一樣，由他底辯護士格列爾林克，對最高行政裁判所像下面似地發誓着了。就是，他在「織工」裏，只不過想作一篇感傷的同情悲劇而已。他又在 'Florian Geyer' 之中，爲了一掃以前的一切不愉快的誤解起見，把那敢於以他們

自己的樣式施行和近代無產階級同樣的鬪爭的四處聚攏來的農民，當作烏合之衆描寫着。我在這裏所以引用霍普特曼，是因為在黨大會的席上曾稱他爲現代藝術的最大代表者的緣故。倘若那是真的，那麼我自己是不想敢這樣那樣地議論的。——但現代藝術決不能說是偉大的藝術吧。因爲一種偉大的藝術，從開闢以來都未有過爲了自己的存在向俗世界的裁判官哀求寬大的措置的。

和這同樣，一個革命的階級，也是開闢以來從未曾向那以辯護士的刷子從自己的衣服上刷掉革命的線頭的藝術，寄過感銘。當然沒有這樣的事的。現代藝術底 Aristarchus（翻譯了荷馬和品達爾底詩的古代希臘底有名的文法學者——原譯註）以爲勞働者們恐怕是想把馬克思或拉薩爾來戲曲化的，但近代無產階級却幸喜沒有從勃蘭姆氏或休倫托氏學習奇怪的美學的必要。對現代藝術的近代無產階級底排擊，並不是非藝術的傾向，這是可以拿對於古典藝術的他們的熱愛來證明

的。在古典之中當然看不見他們底階級意識底片鱗；但在那裏邊，却有現代藝術所缺乏的那歡喜的鬪爭要素。還有，在自由民衆劇場有一回曾上演過一個新進作家的戲曲。那戲曲雖是試着要構成無產階級的階級鬪爭的東西，但在藝術上却還有幾多的缺陷的。這不過是——自然這是這勞動者劇場的任務——爲獎勵從資產階級劇場被拒絕出來的有能之士而上演的。但是，即刻可以明白，勞動者是和以好意恕宥藝術的這等事相離得很遠。就是，這脚本不能博得牠相當的成功。

此外，還可以從哥達大會的討論裏引出許多更適切的例證來。在「新世界」上發表的罕斯·蘭陀的小說「新的神」，在大會的席上曾說牠在勞動者看來是階級鬪爭底嘲笑。對於這事，編輯者却回答說，他是反而以爲這小說，在社會主義底意味上，是太傾向的，因爲差不多不能使藝術的要求滿足，所